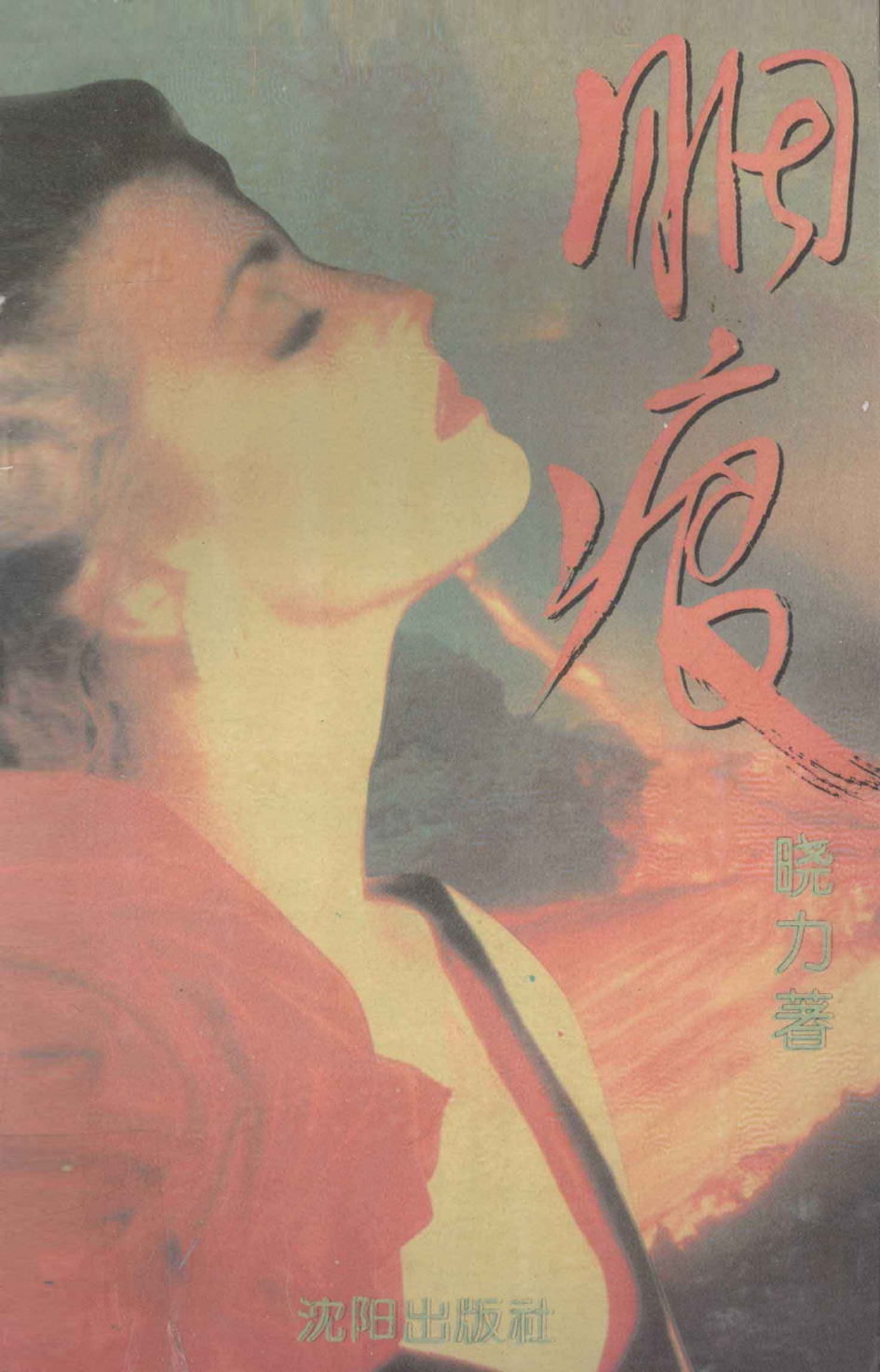




胭脂

晓力著

沈阳出版社

长篇小说

胭 痕

晓 力 著

沈阳出版社

(辽)新登字 12 号

胭 痕
晓 力 著

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 19 号)
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×1168 毫米 ¹ / ₃₂	1995 年 3 月第 1 版
印张: 16.125	199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数: 390 千字	印数: 1—20000

责任编辑: 未 凡	封面设计: 杨 群
责任校对: 德 君	版式设计: 一 木

ISBN7-5441-0344-7/I·99 定价: 15.80 元

第一章

黄浦江上的汽笛声唤醒了沉睡的上海滩，灰暗阴郁的城市在逐渐升起的朝阳中明朗清晰。这座世界闻名的东方大都市，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
阳光透过玻璃窗照射在张子千老爷的卧室里，卧室里弥漫着一股温热甜腻的气味。张子千伸了个懒腰，掀开身上的丝绸棉被下了床。

张子千披着睡衣，在落地穿衣镜前仔细地观看自己的躯体。他已经六十岁了，魁梧的身材有些发胖，但这丝毫不影响他的风度，反倒平添了几分老年男子稳重沉着的魅力。

张子千梳理着他满头的银发，他十分爱惜银发，漂亮的银发使张子千老爷气度非凡。

镜子里反射出宽大席梦思床上依然沉睡的夏静娴，夏静娴是张子千年轻美貌的三姨太。三姨太睡态娇慵，一条伸出棉被的腿白嫩修长。张子千盯着三姨太的腿出神，心中涌动着抑制不住的兴奋。

张子千五十五岁那年娶了三姨太夏静娴，当时的夏静娴是凤凰剧团的名角儿。张子千看了夏静娴演的《秦香莲》，就再也忘不掉她俊俏秀丽的模样。那段日子，看夏静娴的戏成了张子千每天最幸福的享受。

张子千一生不喝酒不吸烟，对昏天黑地的赌场更是不屑一

顾，他除了热衷于商场上的生意争斗，业余唯一的嗜好就是女人。张子千精力旺盛，他不知疲倦地和多少个女子周旋来往过，自己也说不清了。

“花王”张子千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孔雀一样艳丽的红角儿夏静娴，他盯着戏台上行云流水一般飘舞的夏静娴想入非非，春情盎然的身体燥热难忍。那段日子，张子千的梦中多了有关夏静娴的内容，对夏静娴的幻想和思念，使他魂不守舍。风情万种的夏静娴明白张子千的心思，因此，当张子千一天晚上请她吃宵夜，她便顺理成章地倒在了张子千老爷的怀里，夏静娴何尝不乐意攀上张子千。上海滩提起张子千，哪个人不竖大拇指！

很快，张子千就娶夏静娴为三姨太，两人成天地厮守在一起，过着甜蜜香艳的日子。

“启明！”

张子千走到窗前，一边伸手捋着灰白的头发，一边望着院子里心爱的女儿梅萍。

“一大早，叫什么？”

“还早呀，太阳都多高了！”

梅萍仰望父亲，一边笑，一边用甜美的声音向父亲调皮地说。

院子里阳光灿烂，几棵槐树开放着清香的槐花。

“太阳都晒屁股了，启明还赖在床上不起来。”

梅萍噘着小嘴对父亲说。

“爸爸不也才起来吗。”

“启明怎么能和爸爸比，爸爸老了，该多睡会儿。”

张子千心头咯噔一沉，老了，女儿都说自己老了，难道真老了吗？

张子千心里有种酸楚的感觉。

“爸爸，大清早发什么呆？”

梅萍调皮地眨巴着眼睛问。

“爸爸在想，梅萍长大了！”

张子千掩饰着窘迫说。

“启明！”

梅萍又喊。

“别喊了，叫他多睡一会儿。”

张子千说。

“这么晚了，也该起床了。”

梅萍边说边掐了一朵盛开的玫瑰花，在鼻子下嗅着。

张子千笑笑说：“他还是个小伙子。年轻人瞌睡多。”

“爸爸就知道替启明说话，他都叫爸爸惯坏了。”梅萍假装生气地说。

张子千笑笑，转身回到床边，开始穿衣服。

三姨太媚笑着看着张子千。

“快，起床了。”张子千说。

“我再躺会儿。”三姨太说。

“太阳晒屁股了，快起来，吃早饭了。”张子千说。

“哎哟，你真啰嗦。”三姨太娇滴滴地说着，在张子千的大腿上摸了一把。

梅萍走进洗脸间，她觉得爸爸总是袒护启明，站在启明一边，替启明说话，这叫梅萍多少有点吃醋，爸爸都快把启明当成亲生儿子了。

启明是张子千收养的义子。启明是张子千一个好友的遗孤，当年，张子千和启明的父亲是喝了鸡血酒的兄弟，同甘共苦走

过一段艰辛而难忘的日子，在一次械斗中，启明的父亲为了掩护张子千，被人用木棒打碎了脑袋，张子千永远忘不了好友血液脑浆喷洒在身上的悲惨情景。

好友死后，张子千就把启明当亲生儿子抚养，张子千能有今天的日子，和当年好友的帮助分割不开。

张子千见梅萍进了洗脸间，便向启明的卧室走去，他想叫醒启明。

启明体魄健壮，浓眉大眼，满头粗硬乌黑的头发。

张子千心满意足地望着启明可爱的睡态。

启明屋里显得凌乱不堪，衣服鞋袜随处乱扔。屋里弥漫着单身男人的气味。

张子千不忍心叫醒启明，轻轻地拉拉被子，盖住了启明露在外边的胳膊。

启明醒了。

“伯父！”启明有些不好意思。

“睡醒啦？”张子千说。

张子千打开窗户，一股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。

“通通风，换换空气。”张子千说。

启明脸微微有些泛红。

“自从梅萍说我这屋里有股怪味，我就天天换内衣袜子，并保证每星期最少洗一次澡。”

“女人总是喜欢挑剔的，我怎么闻不出来，反倒有种很亲切的味儿。”张子千说。

启明笑笑。

“看伯父说的，我这屋哪会有什么亲切的气味儿。”

“没错，这亲切的味儿就是光棍汉的气味儿，当年我和你爸的屋里，就是这种味儿。”张子千说。

说起爸爸，启明沉默了，有种淡淡的哀伤。

张子千笑笑，拍拍启明的肩膀。

“好了，别想那么多了，赶快起床吧，梅萍早就在院子里喊你了。”

说起梅萍，启明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与激动，同时也有一种淡淡的不安与紧张。启明可以和张子千像父子一样地交谈，可就不能和梅萍坦然地说话，一见梅萍，满肚子话都不知跑哪去了，口齿也不再伶俐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。

梅萍则相反，极开朗大方，心直口快，毫不拘谨，好几次，还主动拉起启明的手，弄得启明无所适从。

梅萍比启明小三岁，他俩从小青梅竹马，两小无猜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启明和梅萍之间有了拘谨，特别是启明，见不到梅萍时心里发慌，见到时又不知说些什么。启明喜欢梅萍。

启明洗罢脸走进餐厅，张子千和三姨太及梅萍正等着他。张子千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报纸，三姨太则不停地玩着面前的筷子。

梅萍的母亲是张子千的二太太，生下梅萍不久就死了。张子千的原配夫人，已人老珠黄，单独在一所寓所里安度晚年，她不愿意和妖冶的三姨太一起生活，她也受不了张子千对她的冷落。大太太一天到晚的精力，全用在了吃斋念佛上。

“启明！”

梅萍叫了一声，启明感到浑身一哆嗦。

梅萍咯咯地笑了，笑得很开心。

“才九点钟，还早呢，怎么不睡了？”梅萍用嬉戏的目光含笑地望着启明。

启明低垂着头，嗫嗫嚅嚅地说不出什么话来。

梅萍又开心地笑了。

三姨太坐在梅萍身边，衣着华丽，浓妆艳抹。三姨太刚刚

三十岁，依旧年轻漂亮，时刻保持着戏子名角的身段与风范。

“我说启明，你能不能刮刮胡子，别成天脏兮兮的不修边幅，要注意身分。”三姨太鄙夷地望着启明说。

启明十分难为情，满脸通红。启明要站起来，张子千拦住了他。

“启明，先吃饭，吃了饭再说，别紧张，放松点。”张子千说。

启明看看三姨太，又坐下了。

三姨太鼻孔里哼了一声。

“静娴，别耍小孩子脾气，”张子千说。

“什么耍小孩子脾气，一家人单等他，他却是那么一副德行，胡子拉碴，衣服也不换，二里地外都能闻到馊味儿，熏死人了！”三姨太尖刻地说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启明站了起来。

梅萍觉得三姨太有点太过分了，一把拉住了启明。

“没事启明，胡子拉碴没什么不好，我喜欢！”梅萍说。

三姨太冲梅萍撇撇嘴。

“哎哟哟梅萍，我可是倒牙了，真酸呀！”

三姨太边说边捂着嘴巴。

“牙倒了没什么，可别叫虫吃了，那可得拔掉，没牙可丑死了。”梅萍对着三姨太说。

张子千制止了三姨太和女儿的争斗。

“梅萍，少说两句好不好！”张子千说。

梅萍哼一声，扭过头托着下巴不吭声了。

爸爸总是向着三姨太，那么个妖里妖气的戏子有什么可爱的！

梅萍和三姨太之间这样的斗嘴常常发生，张子千已经习惯，也难怪，两个人都那么年轻，完全是姊妹俩。梅萍从来不对三姨太叫妈，说话时就喊一声，哎，然后再说具体内容。

启明不愿为了自己叫梅萍生气。启明站起身去刮胡子换衣服。

望着启明的背影，三姨太提高了嗓门：

“这人怎么这么麻木？是不是出身下贱缺少教养的人都这样？连佣人都不像他那样，什么礼貌都不懂。”

“静娴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启明的爸是我兄弟，启明就是我的亲生儿子，什么贱不贱的！”张子千有点不悦地说。

“哟，自己没能耐生儿子，别死拉硬拽别人的，强扭的瓜不甜，小心被人暗算，谁知道人家心里想什么，还不是冲着你的财产势力，才对你毕恭毕敬。”三姨太说。

“你少说两句，没人把你当哑巴！”张子千有点生气了。

三姨太摇摇脑袋，不屑地瞅了张子千一眼。三姨太不怕张子千，她很明白张子千离不开她，别看张子千白天衣冠楚楚在人前耀武扬威，夜晚在床上的另一副丑态，只有她三姨太最清楚，那时的张子千，不再是什么威震上海滩的大人物，而是彻彻底底被三姨太把玩操纵的一个男人，他对三姨太那份无条件的顺从，有时叫三姨太都感到难为情。

刮了胡子换过衬衣的启明重新坐在餐桌前，三姨太不再吭声，闷头吃饭。

梅萍把一个煎鸡蛋放进启明的盘子里，三姨太酸溜溜地发出一串啧啧声。

第 二 章

张子千的客厅里传出来阵阵说笑声，启明站在门口，看见门外停着一辆黑色的小卧车，他知道，是于宗良来了，于宗良喜欢来找梅萍，和梅萍一起出去兜风逛街。

于宗良是张子千的好友于耀光的公子。于耀光也是上海滩响当当的人物，是上海滩纱厂大老板。

启明对于宗良没有什么好感，那整个是上海滩上的花花公子。不过，张子千对于宗良倒没有什么不良看法，反倒有另外的一种欣赏，在于宗良的身上，有启明身上所不具备的活泛与灵光，若想在世道上混，于宗良比启明要能耐得多。

于宗良对启明也有一种本能的排斥心理，他心里十分的清楚，将来如果有情敌的话，那一定是启明，梅萍对启明的偏爱，令于宗良心里十分不满。

启明站在客厅门口，于宗良用近乎于嘲讽的目光打量着启明，脸上挂着古怪的笑。

“启明，到哪儿消遣去了？”

于宗良怪模怪样的说。

于宗良穿着时髦的西服，头发打了蜡，一丝不乱地贴在脑袋上。

启明冷冷地看一眼阔少于宗良，没有回答他的话，只是意味深长地笑笑。

启明不得不承认，于宗良相貌出众风度不凡，他那匀称高大的体态，极讲究的言谈举止，无不透出一种阔家子弟的优越与跋扈。

“启明，你怎么不说话？”

于宗良依旧笑眯眯地问。

梅萍有点不满地斥责了于宗良。

“谁像你，到哪里都像个贫嘴的八哥一样，烦死人了！”

和傲慢轻浮的于宗良相比，梅萍更对沉默寡言的启明有好感。启明话不多，给人以拒人千里之外的感觉，这也是他的魅力所在。

“八哥？这比喻有意思。”

于宗良微笑着望着梅萍。

启明不想和于宗良相处，和他在一起是种痛苦。启明打算离开客厅。

“哟，启明老兄不高兴了，多有得罪，包含包含！”

于宗良对着启明拱拱手，他的手指上戴着金灿灿的戒指。

张子千出现在客厅门口，他红润饱满的脸上布满了长者慈祥和蔼的微笑。

“怎么了，出了什么事？”

于宗良站起身，礼貌地叫了一声伯父。

“没什么，我们在说笑话。”

张子千坐在沙发上，他那魁梧的身体深深地陷在沙发里。张子千穿着拖鞋便服，露在外面的小腿上长满了粗长的汗毛，有的已经变白。

“宗良，今天多玩一会儿，我有点事想和你们谈谈。”

张子千望着女儿和启明及于宗良说。

于宗良心头一震，涌起一股兴奋激动。

他会和我们谈什么呢，莫非是关于梅萍未来丈夫的人选？

于宗良对梅萍极有兴趣，对张子千所拥有的财产也感兴趣，他心中有个打算，如果一旦和梅萍结了婚，那么张子千的一切将由他继承，张子千没有儿子，只有梅萍这么一个女儿，未来遗产的继承，自然是女儿梅萍和她的丈夫。可是，张子千到底对他和启明哪个更有好感呢？于宗良明显可以感觉出来，梅萍对启明更加偏爱，这叫他万分的忌妒。

然而，于宗良信心十足，他有种感觉，张子千似乎更欣赏他的活动能力，那么一大摊子产业，交给他比交给呆头呆脑的启明，仿佛更放心一些。

于宗良和启明相比，他还有一个更大的优势，那就是他的父亲于耀光，无论从社会地位还是财产，于耀光绝对不能让张子千轻视，何况他俩当年一起同甘共苦经历了艰辛的生活，那份感情和友谊，也不得不叫张子千认真地考虑女儿的未来归属问题。

于宗良有信心，他绝对能战胜情敌刘启明。

不过，一想起梅萍对自己的冷淡，于宗良心里就有点酸溜溜的感觉。于宗良心里不明白，梅萍为什么偏偏对启明那个蔫货感兴趣。

“梅萍，今天天气很好，我想带你出去玩玩，怎么样，肯赏脸吗？”

于宗良笑容满面地对梅萍说。

梅萍不吭声，看看父亲张子千，又看看启明。

“去吧，别成天憋在家里。”张子千说。

梅萍懒洋洋地翻着一本画报，头也不抬。

“没劲，不想去。”

于宗良不气馁，他十分掌握梅萍的心理，梅萍在翻一本电

影画报，她最爱看电影。

“哟对了，大光明电影院新上映一部美国电影，我带你去看，好吗？”

于宗良一边吸烟一边说。

“真的？”

梅萍兴奋了，一提起电影她就兴奋。

于宗良心中暗喜，到底是黄毛丫头，经不起哄。

“我能骗你。”

于宗良走到梅萍身边，一边看她手里的画报一边说。

“我们先看电影，然后去百乐门跳舞，百乐门新请了一位东洋歌女，唱得好极了！”

梅萍动心了。

启明默默地站起身，打算出去。

“启明有兴趣的话，和我们一起去，怎么样？”

于宗良一副胜利的情态看着启明。

“没兴趣！”

启明回答一句，走出了客厅。

梅萍一上于宗良的汽车，心里就觉得索然无味，在客厅里刚刚萌发的一点兴趣荡然无存了。梅萍闭嘴一言不发，任于宗良喋喋不休地唠唠叨叨，把车开到了城外。

“咱们下车散散步吧！”

没等梅萍回答，于宗良就把车停在了路边。

于宗良的武断令梅萍气愤。

“你不是说去大光明看美国电影吗？”

梅萍很不满意地瞪着于宗良。

“电影有什么好看的，散步多有意思！”

于宗良对梅萍嬉皮笑脸地说。

“快下车吧，你看这里的景色多美。”

于宗良说着欲动手拉梅萍。梅萍坐着不动，她对于宗良反感透顶。

于宗良不在乎梅萍对他的冷淡，自嘲地吹着口哨，双手插在裤兜里转悠。

梅萍跳下了车，独自气呼呼地朝前走。于宗良叫她，她不理睬，好像他根本就不存在。

于宗良盯着梅萍的身体，她的大腿修长，胸脯丰满，于宗良心旌荡漾。

“梅萍！”

于宗良追上梅萍，陪着笑脸。

“上车吧，咱们去看电影。”

“我已经没兴趣了！”

“别生气，逗你玩的。”

梅萍不再说什么，只是闷头朝前走。一对儿缓缓走来的年轻情侣，亲密地低头絮语。

真叫人羡慕，要是我和启明该多好！梅萍走到哪儿也忘不掉沉默寡言的启明。

梅萍情不自禁地长叹一口气，抬头望了望高远的天空，天空中有两只小鸟欢叫着飞过。

“你总是对我这么冷漠，我真不知道怎样才能叫你高兴。”

于宗良伸手抹了抹油光可鉴的头发，一副很伤心的表情说。

“梅萍，做为好朋友，我想劝你几句。”

于宗良十分忠诚地对梅萍说。梅萍停住了脚步，不解地看了看于宗良。

“我想和你谈谈启明。”

于宗良边说，边再次抹抹油光的头发。

“启明?”

一听到于宗良提启明，梅萍的脸顿时绯红，心中也惶惑不安。

梅萍故作出一副镇定自若，神态安然地望着于宗良。

“不知你有没有兴趣，我想和你谈谈启明这个怪物。”

“你说什么，你说启明是个怪物?”

梅萍被蝎子蛰了一样，大声地问于宗良。

“你不觉得启明怪吗?”

于宗良一副鄙夷的神情说。

“你怎么这么说启明，他只不过不善言谈而已!”

“不善言谈本身就是怪物，你想想，一个不善言谈的人，和一截点不着火的湿木头有什么区别，这不是怪物又是什么!”

于宗良指手划脚地说。梅萍心中又升起厌恶感。

“我倒觉得启明沉默寡言，正是他吸引人的地方所在。”

“我不这么认为，往往不哼不哈的人最阴毒最卑鄙，就像老话说的，咬人的狗不叫。做为好朋友，我劝你当心，千万别上当。”

“你认为启明卑鄙?”

“当然。”

“你真叫我恶心!”

梅萍说完转过身，朝停在路边的轿车走去。

“你觉得我说的不对?”

于宗良对着梅萍的背影问。

梅萍不理他，怒气冲冲地朝前走，头也不回。

于宗良喘着气跟了上来。

“走吧，看电影去。”

“看屁!”

“干吗生这么大的气，为了一个怪物值得吗！”

“我要回家！”

于宗良稍一犹豫，替梅萍打开了车门。

“好好好，送你回家。不过，我说的话你好好想想，没想到，你竟然对那么个怪物一往情深。”

“你不要胡说八道，谁对他一往情深了！”

梅萍有些急了，两眼喷火地瞪着于宗良。

于宗良摇摇头，嘴里发出一串啧啧声。

“一个千金小姐对一个穷光蛋一个怪物这么痴情，太叫人感到悲哀了！”

“你懂什么，你认为一个男人有洋房有汽车就身价倍增就值得人爱了，你什么都不懂！”

梅萍尖刻的话刺中了于宗良的心窝，于宗良很沮丧，很难受。

于宗良没有反击梅萍，心里暗暗发誓，咱们走着瞧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，我于宗良不是等闲之辈！

张子千家的客厅里摆满了鲜花，三姨太对鲜花有特殊的爱好，其他方面她可以不管不问，但每个房间里每天必须摆满鲜花，否则，她会对佣人玉芝大发脾气。

玉芝在张家也干好几年了，张家的人叫她生气，特别是三姨太，专横凶狠，若不是看在启明的份上，玉芝也许早已走了，启明人不错，很关心同情玉芝，他们之间有许多共同的话题，常常一聊就没完。当然，玉芝不敢公开和启明交谈，只是瞅着张家人不在时，才能和启明无拘无束地说话。

玉芝十九岁，是个水灵秀气的苏州姑娘，因生活所迫，才离别父母到险象环生的上海滩谋生路，是启明把她介绍到张家